

认知诗学视域下的诗歌翻译批评——以《静夜思》为例

彭伊娜

(湖南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认知诗学是认知语言学与文学赏析相结合的新兴学科。认知诗学研究旨在解释读者的阅读过程和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翻译学研究可以借鉴认知诗学的理论和方法, 用于翻译文本的阅读和批评, 解释翻译作品的读者接受过程, 为译本比较研究拓展新的视域。该文以《静夜思》的七个英译本为案例, 应用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和方法解读译文。研究表明, 不同译文的图形/背景分离情况与原诗都有差异, 体现了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独特的认知过程。

关键词: 认知诗学; 翻译研究; 《静夜思》; 图形/背景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认知诗学作为认知语言学和文学结合的新兴学科, 为文本阅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同时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路径。Gavins 和 Steen 认为, 认知诗学研究中, 文学是人类日常经验和认知的具体形式, 其背景是人类诠释世界的普通认知能力。熊沐清认为, 认知诗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和新的研究范式, 旨在解释读者的阅读过程, 即文本的意义是如何产生和获得的; 解释文本的文学效果, 并发现新的原因、新的含义或新的形式特征和美学价值。

将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研究相结合, 在共同的认知过程基础上, 采用认知诗学的概念和模式, 通过解释译文读者的阅读过程, 可以解释译文意义的生成过程, 通过分析译文所展现的认知过程, 强调译者主体的体验性和创造性, 重视认知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将认知诗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日益表现出合理性和可行性”。本研究以《静夜思》的七个英译本为案例, 应用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和方法解读译文。研究表明, 认知诗学为多译本比较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与方法, 为翻译研究拓展了一条进入译者“黑匣子”的新路径。

2 研究对象

《静夜思》是我国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诗中所言是诗人漂泊异地的思乡之情。该诗用南朝乐府体格写成, 语言清新质朴、浑然天成, 正如清胡应麟所赞“太白诸绝句, 信口天成, 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

《静夜思》虽然语言朴素, 而意蕴深远, 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 也为国内外学者、译家不断重译。金限先生在《等效翻译探索》一书中提到《静夜思》译文的调查研究。他选取了八篇著名译者翻译的译文, 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作了关于译文“诗意”程度的调查。

本研究从这八篇中挑选了五篇英语母语译者的译作,并另外增加了两篇由中国著名译者翻译的译作作为研究的对象,尝试应用认知诗学的图形清景理论,从叙事视点角度来评析译文的特征与差异。

3 理论介绍

3.1 图形/背景理论

认知诗学最为重要且常用的理论是图形清景理论,该理论最早由丹麦心理学家爱德加·鲁宾提出。通过对经典的“人脸与花瓶幻觉图”的研究,他发现人的知觉场在头脑中被分为两个部分的图形,即图形和背景,图形凸显了感知和注意的焦点,背景衬托了突出的图形。由于图形和背景无法同时被感知,我们在观察周围某个物体时,通常会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突显的图形,而把环境作为背景,这就是突显原则。突显原则实现了文学表达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让文学语篇中的某些方面在认知上比其他方面更重要或者更突出。认知诗学把图形清景理论应用于文学阅读和批评中,认为图形的突显和背景的弱现实现了积极而动态的文本阅读过程。

3.2 叙事视点

熊沐清认为,语篇视点是制约语篇深层结构(即语义)的一种图式(Schema),反映人们看待对象世界的角度和态度,支配对象的选择与组合,从而又影响语篇表层结构(即形式句法)的组织。

Roger Fowler 把视点划分为三类:时空视点、观念视点、心理视点。熊沐清在 Roger Fowler 的基础上把心理视点按其实际含义改为叙述视点,并另立知觉视点一类。叙述视点(narrative point)在语篇研究领域内可简单地分为两大类,即第一人称叙述视点和第三人称叙述视点。认知活动在心理层面与视点密不可分,视点通过影响信息结构而影响句子的表层形式。视点转换必然引起信息结构的改变,从而改变表层的句式。

而在认知处理过程中,视点是不可缺少的步骤,反映了人类认知的方式。在文学作品创作中,如何选择和安排视点是作者的认知过程,而对视点的解读则决定读者能否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4 《静夜思》及其译文的叙事视点分析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静夜思》采用隐匿叙事视点的方法。这种叙事手段被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称为“文本中的空白和否定”，它吸引读者介入文本的“故事”，从而形成独特的阅读体验。应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评析这首诗，第一行中“床”是静态的，也是诗人看到月光的参照点，是背景，“月光”是图形；第二、三、四行都因为叙事视点隐匿，“霜”、“明月”、“故乡”成为每行的图形。隐匿叙事视点可以激发读者想象，还可以凸显被描写的景物，从而将读者带入诗人所营造的环境之中，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根据叙事视点标志词“I”的出现频率，将八篇译文排序，翁显良译文中叙事视点凸显程度最低，徐忠杰译文的凸显程度最高，英语母语译者的叙事视点凸显程度整体低于汉语母语译者。下文将依据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和方法逐一分析八篇译文中叙事视点与诗中其他意象的隐现关系。

译文一、

Nostalgia

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 Hoarfrost?

I arise my eyes to the moon, the same moon.

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 my eyes fall again on the

Splash of white, 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

(翁显良译)

翁译第一行“a splash of white”是图形，紧接着用一个独词句“Hoarfrost”，引发读者好奇；第二行开头的“I’”凸显叙事视点，诗人进入了图形，但紧接着，译者补充了“the same moon’”，又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同一个月亮”上，叙事视点进入了背景；第三行呼应第二行“my eyes”，凸显诗中人的目光发生移动；第四行再提“the splash of white”，与第一行呼应，完成了读者的阅读旅程。

诗中图形不断变化，图形丰富多变，构成一幅生动的思乡图。这些变化的图形都是诗人所见、所疑、所想、所念，因此，隐匿的叙事视点构成背景，诗中人的心理变化反衬出静态的月光和月亮，这与图形/背景理论认为的动态物体是图形而静态物体是背景和普通认知结构相异，也许这就是翁译独特的“诗意”之所在吧。

译文二、

In the Quiet Night

So bright a gleam on the foot of my bed—

Could there have a frost already?

Lifting my head to look, I found that it was moonlight.

Sinking back again, I thought suddenly of home.

(Witter Bynner 译)

Bynner 译文第一行的图形是“a gleam”，背景是床脚；第二行用一个问句引起读者猜测，“a frost”是图形，发问的人是背景；第三行主句的主语是“I”，但与宾语从句的主语相比，后者才是图形，前者是背景，即“moonlight”是图形，“I”以及主语的心理变化是背景；第四行“home”是主语思考的对象，是图形。

与原诗不同的是，译者在开头并未点出那到光就是月光，而是给读者留下遐想的空间，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译文的背景从室内蔓延到叙事视点，即诗中的人，他的心理变化和肢体变化构成这幅月光思乡图的大背景。整体来看，Bynner 译文所构

成的认知路径与原诗是比较接近的。

译文三、

Night Thoughts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arise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Herbert A. Giles 译)

Giles 译文第一行开头凸显叙事视点，“I wake”是图形，“moonbeams”是背景；第二行“hoarfrost”是图形，由于第二行的主语是第一行的“moonbeams”，在第二行是隐匿的，所以成为背景；第三行叙事视点是图形，“moon”是背景；第四行“home”是图形，主语是第三行的“moon”是隐匿的，所以是背景。诗歌的图形由人到物，再到人到物，交替出现。

Giles 的译文中，“moonbeams”和“moon”是背景，与人、霜、家乡所构成的图形相衬。与原诗相比，图形清景关系发生了变化。月和人的位置交替，月成为背景，人凸显为图形，叙事视点由内到外不断交替，改变了原诗隐匿叙事视点，凸显月亮的图形清景关系。

译文四、

The Moon Shines Everywhere

Seeing the moon before my couch so bright
I thought hoarfrost had fallen from the night.
On her clear face I gaze with lifted eyes:
Then hide them 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

(W. J. B Fletcher 译)

Fletcher 译文的第一行隐匿叙事视点，凸显“moon”；第二行突出叙事视点，但“hoarfrost”是诗中人的思想中的物体，因此凸显于人之上，是该行的图形；第三行突出

“face”，虽然叙事视点出现，但被置于状语之后，而成为背景；第四行叙事视点隐匿，凸显了“memories”。

四个图形依次凸显，似乎译者要向读者暗示月亮与记忆之间的逻辑关系：月光洁白，洁白的月亮仿佛拥有不老面孔的女神，看到了她，就勾起了诗人对过去的美好回忆。译诗的叙事视点从隐匿到凸显再到隐匿，构成诗歌的背景。

译文五、

On a Quiet Night

I saw the moonlight before my couch,

And wondered if it were not the frost on the ground.

I raised my head and looked out on the mountain moon,

I bowed my head and thought of my far-off home.

(S. Obata 译)

Obata 译文在一、三、四行开头都使用“I’ ’，叙事视点得到凸显，图形分别是“I saw the moonlight”，“I raised my head”，“I bowed my head”；第二行的叙事视点隐匿，“frost’ ’成为图形。

译诗每行的背景分别是“couch”，“ground”，“I looked out on the mountain moon”和“(I) thought of my far-off home”。从更加微观的层面上来看，叙事视点是全诗的图形，而月光，霜，地面，山月，家都是背景。译者所塑造的认知模型与原诗可谓截然不同。

译文六、

Night Thoughts

In front of my bed the moonlight is very bright.

I wonder if that can be frost on the floor?

I lift up my head and look at the full moon, the dazzling moon

I drop my head, and think of the home of old days.

(Amy Lowell 译)

Lowell 译文的第一行状语在先，但主句中的“moonlight’ ’是图形；第二行出现叙事视点，但“i. f 二”后的从句才是引起读者阅读期待的内容，所以，“frost’ ’是图形；第三行叙事视点凸显，“lift up my head”是图形，但译者在第三行最后增加了“the dazzling moon’ ’，使第三行的图形发生了迁移，落在“moon’ ’；第四行叙事视点凸显，“I drop my head”是图形，但 and 前增加了

一个逗号，将两个并列动作的主次关系改变了，图形也随着改变，“home”成为图形。Lowell 极尽曲折，每行都用了不同的策略，如状语前置、使用问句、加同位语，以及添加逗号

等,将每行的图形都藏于后半部分,形成了不同于图形在前,背景在后的常规的认知顺序。

再来看这首译文的背景,第一行是隐匿的叙事视点,第二、三、四行叙事视点在开头就显现出来,但译者通过各种策略,将叙事视点淡化,使其进入了背景。

译文七、

A Tranquil Night

A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 drowned.

(许渊冲译)

许译文第一行用逗号分开状语和主句,从而强调状语“abed”,将诗中人在床上的情形凸显出来,而主句中的叙事视点成为背景;第二行开头凸显了叙事视点,但if后的从句的凸显程度更高,因此,frost是图形;第三、四行状语提前,用逗号与主句分开,结构与第一行相似,图形分别是“looking up”和“bowing”,即诗中人在向上看和俯身的动作是图形。整体来看,许译文与其他译文皆不相同,诗中人的—仰—俯被刻意凸显,而叙事视点的标志“I”完全进入了背景,整个诗不论图形还是背景都是诗中的人,他的动作是清晰可辨的,而他眼光所及,心灵所念的各种意象和情感都成为衬托的背景。

5 研究发现

本文采用认知诗学的图形清景理论和分析方法,对《静夜思》英译文的叙事视点的分布进行了描写和比较。研究表明,根据图形/背景的结构关系,八篇译文呈现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译文的图形清景结构与原文基本相同,但其中仍然有译者的“痕迹”。翁显良先生译文图形多变,增加了“眼睛”这个意象。Bynner将原诗中的图形“月光”替换成了“光”,引发读者阅读兴趣。Fletcher改变“月亮—故乡”这一由此及彼的意象变化,取而代之以“月亮的脸—青春记忆”,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李白写的这首诗看似思乡,实则就是怀念少年时代在家乡无忧无虑,纯真质朴的生活,但月亮意象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个翻译现象。月亮在西方神话和文学中是独立的个体,是女神和女皇的代表,象征着青春、崇高和自由的精神。所以,译者所采用的更像是文化意象替换策略。

许渊冲先生的译文非常独特,图形不是诗中各种意象,而是诗中人的情态,不论诗中人看到或想到什么,都与诗中人在一起成为具有静态特征的背景。所以,以画卷观此诗,跃然纸上的唯有人物的动作,其他都在静默中流淌,悄无声息地成为画

面的背景,更加凸显这种无声的寂寞。

第二类译文的图形/背景结构与原文截然相反。Obata的译文与原诗在图形/背景关系上几乎倒置,这表明,不同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诗中的认知图示有不同的理解,在表达中也

有不同的选择,译者的“现身”在这一类译文中得到很好的验证。

第三类译文的图形清景结构与原文完全不同,译者营造了独特的认知过程,给读者创造了另一个意境的《静夜思》。Giles 独辟蹊径,把人、霜、故乡凸显出来,而将月光、月亮作为背景。虽然月亮和月光都是静态的景物,但在 Giles 的译文中,月光和月亮都是跳跃的,有如霜的月光可以唤醒“我”,可以让“我”猜测,可以让“我”远眺,明亮的月还可以让“我”俯身忧思。

6 结束语

本文尝试应用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与方法来比较《静夜思》的七个英译本,以叙事视点为参照点,描述不同译文建构起来的认知图示。通过比较发现,认知诗学不仅可以用于解读原语文学文本,在文学译本的比较和理解方面,也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对译本的认知诗学解读,可以了解译文意义的生成过程,了解译者的认知过程,为译作比较开辟了新的路径,对研究翻译的本质和规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金限.等效翻译探索[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 [2] 卢卫中,王福祥.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
- [3] 谭业升.翻译教学的认知语言学观[J].外语界,2012.
- [4] 王寅.认知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12.
- [5] 王钟陵.论伊瑟尔的审美反应理论[J].复旦学报,2011.
- [6] 熊沐清.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新界面[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
- [7] Fowler R.Linguistic Criticism[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 [8] Gavins J. G Steen.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3.

Poetic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 - A Case Study of *A Tranquil Night*

Peng Yin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

Abstract: Cognitive poetics is a emerging subject combine with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appreciation. The study of cognitive poetics aims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and the generative process of meaning of the text.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apply theory and method of cognitive poetics to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text, explaining acceptance process of the translation works, and expanding the horizon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seven English versions of "quiet thoughts" as examples, and uses the graphic background theory and method of cognitive poetics to interpret the transla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aphic and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the original poems reflects the unique cognitiv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Cognitive poe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A Tranquil Night ; figure/ground theory